

第二十回 聞叛逆教場興師 逆良言後堂拒諫

詩曰：

犁驛本同類，木異見蓬麻。

涇渭自分流，賢奸出一家。

話說何維柏上朝，正欲將胡豹造反，監禁知府之事奏明，恰好吳恩回朝，直奏胡豹碎旨逐差反跡顯然。神宗皇帝大怒，即與眾臣計議。維柏奏道：「臣弟何象峰現任襄陽府，苦勸胡賊被禁縣監。昨臣弟婦到臣署中哭訴，懇萬歲且發天兵征討，免成大患。」神宗問奏道：「進征之說，固屬宜然。卿等公議，何人盡堪掛帥？」首相張居正奏道：「臣舉唐坤為元帥，新科狀元朱能才兼文武，謀勇俱全。況與胡賊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可當先鋒大任，可保無虞。」神宗聞奏點頭道：「准卿所奏。還須得一智謀之士為軍中參謀，卿等公議誰人？」朱能奏道：「欽賜狀元黃貴保韜略過人，陛下命他為參謀，此人足智多謀，可充參謀之職。」神宗大喜准奏，即諭唐坤道：「朕付卿以軍機，卿宜忠心戮力，務祈剿滅奸邪，報卻國難私仇，有功回朝重加官爵，即加封卿為靖逆將軍招討元帥，撥雄兵六萬，賜上方寶劍，得便宜行事。卿勿因皇姑在彼，便生疑畏。大軍到彼，查實皇姑如不與謀，只將逆賊父子捉解回京，待朕處決。倘皇姑從逆，卿不妨一總擒拿，朕決不以骨肉而廢國法，爾其欽哉！」唐坤領旨謝恩，歸班站立。又諭朱能道：「湖廣是卿故里，地形必熟。朕封卿為指揮將軍討逆先鋒之職，同唐坤征討逆賊，展爾經綸，回朝之日，另行升賞，爾其欽哉！」朱能謝恩，歸班站立。又諭貴保道：「封卿為兵部侍郎軍中參謀，輔佐元戎捉擒叛逆，有功回朝，朕當重用，爾其欽哉！」貴保謝恩，歸班站立。於是各賜美酒三杯，三人跪飲，謝恩退朝。朱能貴保各辭別了家眷。朱能又命梁玉、陳升等一班徒弟，跟隨軍中效力。唐坤擇黃道吉日，在教場上點齊六方雄兵，祭旗興師。唐坤全身披掛，統了大軍直出京城，浩浩蕩蕩望湖廣進發。

胡豹聞知，即集眾商議。是時各路心腹之將多有帶兵到來，聚集各處兵馬約三萬有餘。胡豹對眾將說道：「唐坤統兵而來，我兵雖少，用奇謀以御之，定獲全勝。」即出示，命城外百姓盡遷入城中。在城邊掘下坑塹，城外大河一渠置毒。各路兵馬有未到者，復發檄文催促。各城門俱發重兵把守，城樓架定大炮。城門出入搜檢，提防奸細。但有異言異服之人，無城內軍民保認者，不准入城。自此軍容頗盛，準備俱齊。胡賊雖是個叛逆之臣，而才足濟奸。果然調度有法，又能瞞過母妻毫無知覺。但庭幃密邇，怎能瞞得住呢？殊不知他治家極嚴，凡有機密，不許下人傳揚，足以內外間隔，做出種種悖逆，皇姑與母親如在夢中。一日胡豹同雲福在教場操兵，闔府家人跟隨，外庭無人，只有數十個小僮看守，剛遇皇姑別有差遣，著丫環出喚值日當差的，見外庭無人，丫環入後堂回報，皇姑即傳小僮問話，小僮稟稱：「今日眾家人俱跟王爺操兵。」皇姑道：「甚麼王爺，眾家人俱跟隨他去？」小僮稟道：「王爺即是公爺。」

皇姑驚疑道：「為何王爺即是公爺？你須一一直說！」小僮便把碎旨逐差，調兵征餉，立國稱王之事說出，且言，聞朝廷大兵不日到了，皇姑猶尚未知麼？」皇姑聞言，大驚道：「一向未曾出堂，誰知弄出滅門大禍，哀家如在夢中，這事怎了得！」

遂急入佛堂稟上陳氏太君道：「婆婆不好了！公爺造出滅門大禍了！」陳氏正在念佛，聞言大驚問：「何出此言？」皇姑便把小僮所述之言，從頭說出。說罷泣道：「公爺造此大逆，教媳婦有何面目見皇兄？待他回來，婆婆還須勸戒他才好。」陳氏驚得聲淚俱嘶，手足騰震，泣道：「這畜生不知聽誰唆擺，造此惡逆！」叫丫環打聽他回來否。媳婦正在相怨，到未牌時候，報說公爺回府了。丫環相請入內，胡豹聞母呼召，即同雲福入內拜見陳氏，復與皇姑見禮，雲福拜見婆婆、母親，各相坐下。

胡豹見母親面帶淚痕，心中驚駭，欠身問道：「母親呼喚，有何教諭？」陳氏道：「我胡家世代忠良，勤勞王室，傳及你身，貴為國戚，位極人臣，正宜矢忠矢慎報答皇恩，豈期身作叛臣，僭王造反，為娘試問你，那日何故碎旨？何故逐差？不知被誰唆擺，喪心至此。不若早聽娘言，束身朝廷，平門請罪，或者天恩軫念，赦罪未知，縱或聖怒不容，亦免叛逆惡名。他日貽羞青史，吾兒還須三思。」皇姑亦諫道：「婆婆之言有理，公爺聽從為是。不知胡豹依與不依，且聽下回分解。」